

蓝 血

(美) 布朗宁·艾尔克 等著
姜 蕾 张东辉 赵鸣镝 等译
杨其乡 校

辽宁画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1998—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血/(美)威尔逊著;姜蕾等译.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
1998. 2

(美国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ISBN 7-80601-212-5

I. 蓝… II. ①威… ②姜…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 N.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551 号

WRITERS OF FUTURE VOL. 8

©1982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and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美国桥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独家
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4 千字 印张:10.5

印数:1—10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邢和明

责任校对:大可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和明

定价:19.80 元

编者的话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系列”丛书共十三集，现已由我社编译出版。

这些科幻读物选自美国历年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有着全新的科学知识、大胆的幻想、新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及与之相配的插图。

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人民对科学和未来的探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的鲜明爱憎。

这些读物代表了近年美国科幻读物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为了在我国青少年中提倡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知识、有所启发、有所钻研、有所成就。

目 录

最后的印第安战争 …布赖恩·伯特著 姜蕾译 (1)

冬青树 …尼古拉斯·A. 迪查里奥著 姜蕾译 (25)

带茜茜回家

…… 阿斯特丽德·朱利安著 赵鸣镛译 (36)

冬夜, 与小猫同在 …萨姆·威尔逊著 姜蕾译 (68)

隐形人 ……… 拉里·菲利尔著 姜蕾译 (75)

替身 ……… M.C. 萨姆内尔著 赵鸣镛译 (91)

時計 ……… 迈克·E. 斯沃普著 姜蕾译 (107)

永生的安妮

…… 迈克尔·保罗·麦尔则著 赵鸣镛译 (128)

地下害虫 … 詹姆斯·S. 多尔著 张东辉译 (162)

冷香 ……… 玛利娅·皮列哥著 张东辉译 (180)

蓝血 ……… 布朗宁·艾尔克著 张东辉译 (189)

蓝色幽灵 …吉纳·波斯特维克著 赵鸣镛译 (215)

可怕的怪兽

…… 史蒂芬·伍德华斯著 赵鸣镛译 (237)

灵魂木偶 ……… 马克·伯兹著 赵鸣镛译 (272)

月上光环 ……… 凯文·克克著 张东辉译 (292)

巨人 ……… 温迪·莱斯本恩著 张东辉译 (305)

最后的印第安战争

布赖恩·伯特

姜 蕾 译

作者简介

布赖恩·伯特，密执根人，爱尔兰共和国都柏林市的计算机编程员，最终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美丽的景色以及爱尔兰人对于艺术的极高鉴赏力，使他拜读了L·荣·哈伯德的《未来作家》第二卷，不久便开始了小说的写作。

竞争给他的写作带来动力，不过写这个既有趣又非常专业的小说时，他倾注了自己的才华。这篇小说使他列居榜首并受到四千美元的额外奖赏。

布赖恩说，在《未来作家》中荣居榜首是自己几年生涯中的至高点。布赖恩思路流畅，写小说又有天分，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达到其另一个事业的顶峰。

森林仿佛是一挂厚厚的绿色地毯把约瑟·S. 霍克包围了起来。凯尔温这片林地对于他来说还是怪怪的，仍旧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树叶轻柔的沙沙声、植物散发出的清香，以及脚下松软而又充满活力的地毯又给他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四周螺旋状的蕨类盘成紧紧的环，直冲天空，巨大的叶片仿佛羽毛一般向外伸展着，以扑捉桔红色的阳光。螺旋状的蕨类给他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愕。每棵树都是森林的缩尺模型，维持着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们在树叶遮掩的地方或鸣叫，或喋喋不休，却不见其踪影。他感到与这里的自然节奏很和谐，而且与编织在灵魂中的生命线又连在了一起。成年累月地置身在“勘探员”的职责下，枯燥之极，简直快把他给逼疯了。每去一个新的殖民地，他都感到很扫兴、很孤独，但是土地却从来都是对他敞开怀抱。

约瑟坐在螺旋状蕨类植物的根上歇了口气儿。在所有的勘探员中，他的身体是最棒的，可是，凯尔温这儿强大的重力把他肌肉的力量都要耗干了。他拿出水壶，喝了三口，他被眼前的事给迷住了：附近的一个豪猪在引诱它的猎物。一只比鸽子稍大些的棕色飞蜴逗留在树枝之间，它被针叶松皮上渗出的香甜的汁所吸引。飞蜴刚一碰到粘稠糊的汁，树枝便扭在一起，针叶把这个小动物牢牢地钉在了树上。针叶中的神经毒液很快使它没了知觉。约瑟估算，用不上三个小时，这棵树就会把飞蜴身上的营养吸干。皮和骨头会被扔到林地上，食腐动物也可以用豪猪的弃物再美餐一顿。一点儿都没

有浪费掉。任何厮杀都不多余，任何东西也不会灭绝。凯尔温森林的生命是平衡的。可是这种平衡又能持续多久呢？约瑟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他来到一片林间空地，这表明该到喷烟鹰的领地了。一只奶油色的多足鼠正在空地中心附近的草丛里啃着灌木的果实，果实的汁是血红的。这个小啮齿动物根本没有意识到选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来填肚子。隔着空地约瑟充满期望地观察着那些树。过了一会儿，身体臃肿的喷烟鹰从螺旋状蕨类的顶端滑了下来。它像一艘齐柏林飞艇，乘着风，神不知鬼不觉地飘过空地。突然，它收起翅膀，直冲向那只老鼠。等到小动物反应过来，早就为时已晚。十二只短粗的腿朝树林的方向只跑了一半。普佛鹰的爪子就叼住了它的背。当捕食者把它抛在地上、用镰刀般的勾形嘴划破它柔软的肚皮时，它只是吱吱地惨叫了两声。鹰享用猎物时，周围一片寂静。

这种鹰是约瑟见到的最奇怪的鸟。圆圆的脸，大大的眼，厚厚的身体使他想到了特伦鹰。它们的相似之处只是都显得那么的高贵，那么的聪慧。仅此而已。这些鹰大到有五十公斤重。庞大的体形，再加上凯尔温巨大的重力使得它们不得不依靠飞行气囊的浮力才能够离开地面。鹰起飞时，空气中的氧气使得气囊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和凯尔温的其他动物一样，它们都有翅膀。宽宽的前翅和稍小的后翅控制飞行的速度和方向，而第三双退化了的翅膀很像小臂。三双连在一起的腿使得它们像螃蟹一样在地上行动。每只腿的皮褶就像鳍一样在空中运动中起着自己的作用。与其说它们是在空中飞翔，倒不如说它们在空中畅游而过。在其他探测员看来，它

们如罪恶一般丑露，而对于约瑟来说，它们却很美。

鹰吃食时，约瑟仔细地观察着，琢磨着它缀着棕色和桔黄色斑点的羽毛。一双血红利齿悬在耳羽边。约瑟明白，这就是被他叫做“科奇斯”的鹰的首领。他不想搅了它的美餐，于是便等它吃完。当科奇斯再次飞到树上时，约瑟也悄悄地走过空地。这里一片寂静，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鸟翅膀扑扑声才打破这悚然的宁静。他左拐右转地走在螺旋状的植物中间，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惊着鹰。树就像一条巨大的木蛇盘在头顶上。放眼望去，这个鹰部落造了许多房舍，一间连着一间，交融在一起。四平方公里之内的每个盘状的窝里都有一个小部落，有它自己部落的领地。这些树是科奇斯氏族活的遗产，也是萨满人部落的。想到实验室的角落里蜷曲着的鹰——那只任人宰割，濒临死亡的鹰，他感到一阵气愤，内心产生一种内疚的痛楚。

突然，凯尔温宁静的世界被机械的轰鸣声所打破。约瑟看不到躲在树叶里的动物；可是它们的恐慌和骚乱却使他倍受折磨。他边咒骂着边不安地走出树林。最后索性跑了起来。跑不到二百米便已气喘吁吁，但并没停脚。当他艰难地跑向来时的路时，伸展的针叶松都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凯尔温巨大的重力使他感到寸步难行。离营地只有二公里的路，可是仿佛有十倍远，而且都是上坡路。当他踉踉跄跄地来到空地时，所有的十台粉碎机早已排成一行，大口地吞下树林，把它变成了碎末铺在了林地上。

约瑟握紧了拳头，竭力地呼吸着，心里感到阵阵的痛楚。他环视着四周，却不见安格斯·麦金太尔的影子。过了一会

儿，他才在田间的控制台旁发现他们的头儿，此时，麦金太尔正和一群工头们研究方案。约瑟向他们走去，肌肉痉挛使他的四头肌揪在一起。他不顾这些，拖着一条痛腿穿过已被踩平、已被伐光的空地走了过来。几个工头都闭上了嘴看着他。麦金太尔也把目光转了过来。桔红色的阳光下，他的浓密的红胡子像着火似的。他用手捋了捋这胡子，烦躁的脸上露出一副吃惊的神情。

“霍克，你这个臭家伙。到大自然中去走会杀了你的，小子。你该待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吃灰儿。”

约瑟走近时，工头儿都屏住呼吸，暗自里窃笑着。“麦克……我跟你讲，别再伐了……等我同意再伐吧。这个地方还没考证呢，这一点你知道的……这些规定你应该知道。”

麦金太尔摇了摇头。“啊，我知道这些规定，可我也知道战争的恫吓声一天高于一天，要是真的拖后腿，当然不是你掉脑袋了。霍克，我了解你对草木的感情，我也爱它们，别人也是。可事实是，我们得在这儿建起炮弹库，然后在两个月内向阿瓦隆进行超空间挺进，否则我就得倒霉。这在你看来好像没什么，小伙子，可对于我来说却别无退路，我得挺着干。”

麦金太尔点点头，露出牙微微一笑时，工头们也都笑了起来。约瑟感到有些丧气。这个人品性很好，也很受人喜欢。可是，这一次他错了，完完全全地错了。

“我倒不担心你会倒霉，麦克，你自己可以加小心。可那些鹰不行。你已经读过我的报告，你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在这儿建！”

笑声戛然而止。“我读过你的报告，霍克，尽是些推测、假设。没什么有根有据的东西。不值得毁了一个殖民地。”

“没根没据！？那么那些录像呢，麦克？那些复合的社会模式？部落房舍内的东西呢？工具的使用呢？你担心会毁了一个殖民地，而我担心的是会毁了一个种！”

麦金太尔耸了耸肩。“蚂蚁也有复杂的社会模式，鸟也筑巢，水獭和猴子也使用工具，可这些并没有使它们有感觉的能力，不是吗？”

约瑟的眼睛像黑曜岩一样闪闪发亮。“那些粉碎机也没能使你们有感觉呀。你们每天都在吞噬着它们的世界。再有一周，你们就要把萨满教整个的地盘都吞掉了。那是他们祖辈的生存地，麦克，他们不想离开那儿。没有我的核准，你们就是在大屠杀。你们会后悔的。”

麦金太尔不太自然地笑了笑。“大屠杀？是吗？听口气倒和五年前关于拉斯加长毛野生动物时的口语完全一样啊？现在那个星球上倒是有一个繁荣的殖民地。我相信，那些建立这个殖民地的人绝没蹲过一刻的监狱。当时你无法证明你的妄言，现在能证明吗？”

约瑟感到自己已经怒火中烧，但他竭力不表现出来。他既缓慢又凝重地说：“是的，我无法证明。一个种灭种之后就很难证明它是有感觉的了。”

两个男人僵持起来，那种紧张的气氛充满恐怖。大伙儿谁也没动。最后麦金太尔叹了口气，“我不是想侮辱你，霍克。你的真诚盲人皆晓。可是我还是要打消你这个怪想法。我们好商量。如果你能证明你说的话，我就停下来。我向你保证

这一点，小伙子。”

约瑟仔细地看了几眼麦金太尔。后面的工头们都紧张不安地走了。“好吧，麦克，我会给你找到证据的。我倒要看看在拉斯加问题上，你的话是不是完全错的。”

他听到有人气呼呼地咕哝了几句，他没去理睬。

约瑟的心里欣喜异常，因此，卡尔·本顿绊绊跌跌地走进实验室时，他都没有听见。本顿站在那儿，下巴扬得高高的，像个无知的呆子。“霍克，你到底干什么呢？自从上次由于粉碎机的事你挤兑了麦克以来，我还没见过你这么高兴呢。你怎么不带着你的小鹰到林子里去呢？”

约瑟转过头，冲着地质学家笑了笑。在所有的探测员中，只有本顿让他有一种亲切感。两个人是古怪的科学家、地质工程学家，也是生态工程师。他们是东南亚的独立派教徒，都不太在乎薪水。“卡尔，我的朋友，今天的天气给了我证据，我真的很高兴。我的小鹰不喜欢到暴风雨中去飞翔，它们会被闪电吓死的，它们称之为‘火针’。”

本顿把一大堆的标本放下也笑了笑。“好的，霍克。你怎么知道它们怎么称呼东西的？”

“萨满告诉我的。”

那只跛脚的普佛鹰待在四面透明的鸟舍里。本顿看了它一眼。鹰也用它发光的眼睛打量着捉它的人，仿佛他们才是待在笼子里似的。本顿第一次感到有些担心。“嘿，老弟，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约瑟的笑声回荡四壁，这是他到凯尔温以来第一次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笑。“我找到好东西了。计算机帮助我搞到



了麦克需要的证据：解开萨满语言奥秘的钥匙。”

本顿瞪大了眼睛。“你是说……那些动物真的很聪明？没瞎扯？”

约瑟感到自己的脸都要笑开花了。“没胡扯。磁盘上有我和我的长着羽毛的朋友的一段完整的对话，我把这个搞到手了。这回他们得罢手了。我终于如愿地用了 S. P. C 了。”

本顿也显得很兴奋。“太好了，霍克。S. P. C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没教你石头嗅探器吗？‘感觉保护条款’。这是 SEA（宇宙勘探管理局）派我们来这儿之前就规定的条款。任何有本土生命的地方都不得殖民化。这些鹰可以保住它们的领地了……我们有救了。”

本顿打了个口哨。“麦金太尔要是知道了得气疯了，公司也肯定无话可说！”

“他们想阉谁就阉谁，但这改不了规定。要是我证明他们在违法的话，他们的律师也无能为力。他们将满腹抱怨，但一定会被杀出局。”

本顿摇了摇头。“那也不好说。你什么时候去告诉麦金太尔？”

“马上就去。你想去不？”

本顿急忙解开剩下的行头。“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想丢了这个机会去贾维斯三号上搞些金子。”

约瑟和卡尔·本顿来到空地边缘时，粉碎机开足马力地轰鸣着。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麦金太尔，可是太吵，无法在此谈话。麦克示意了一下，于是三个人悄悄地走进工头们的方

形休息室。麦金太尔关上门，很好的隔音板使这里变得非常的恬静。本顿放下捂着耳朵的手，龇龇牙，笑了笑。“是有关粉碎机的，它们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麦金太尔搓了搓胡子，笑了笑。“说得不错，小伙子。我也不想跟科学家们费时间。有话快说吧。”

约瑟举起手中的磁盘。“你想要证据来证明普佛鹰是很聪明的，我找到了。我无法理解这种先进的非语言交流。我看见它们站在一起，互相注视，一语不发。于是我突然想到，也许它们在交谈，只是我听不见而已。我运行了计算机程序想看看超声波的频率，还真让我做着了。它们有幽美的语词，只不过音太高，人耳无法听到罢了。它们唱着交谈。蚂蚁、鸟、水獭以及猴子都不是这样的。麦克，它们真的有感觉能力。”

安格斯·麦金太尔皱皱眉，“我的上帝，我就知道你会编出这一套来的。那么它们交谈的声音超过人耳所及的范围啦？这么说倒方便、倒富有创造性，霍克，但是不大可信吧。”

约瑟把磁盘扔到桌上。“我与萨满唠了四个小时，而且用电脑核准过的。我们不仅将要面临着毁灭这些动物的危险，而且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摧毁。萨满是这个部落的最高牧师，这从最开始的观察中就已经知道了。他看到我们从天而降，并且告诉他的部落说我们是天上的圣灵。可是几个星期后，我们的粉碎机把他们的狩猎之地夷为平地，多数的猎物也被迫而走。部落首领把我们叫做恶魔，称萨满是个假牧师。根据部落法律，他被流放了。于是他也切腹自杀——用针叶松的松针刺破自己的气囊。他被无助地留在了森林里，又无法飞走，成了飞行而过的尖嘴动物们的爪中之物。他彷徨地来到

营地，他想挽回自己所造成的损害。我们才是制造者。计算机可以随时提供完整的证据。你可以亲自去问问萨满，计算机可以给你当翻译。”

“证据可以伪造嘛。计算机可以重新编程。整件事儿也许是你精心安排的骗局。”

约瑟就像一只风头的鹰暴怒起来。“放屁！你心里明白！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来骗你们！”

麦金太尔用拇指和食指捻着胡子。“我可不信。像你这样一个既聪明又固执的人会不择手段的。”

“麦克，你可是夸下海口的，证人有的是。”

“我是说你能拿出证据。可你两手空空。”

“你要是再不罢手，我就把证据交给宇宙勘探管理局！”

麦金太尔笑了笑。“随你的便。等到管理局作出决定，这儿早就弄完了，而且地盘也要大三倍呢！”

约瑟瞪着这个短粗胖儿，知道他肯定不会改变主意的。他转向卡尔·本顿。本顿也无奈地耸了耸肩。一个已经灭亡的种的幽灵刺痛他的太阳穴：“和拉斯加一样！悲剧又发生了！”

麦金太尔把一只手搭在约瑟的肩上。“你、我都无能为力。公司需要合同，我需要工作，而你则需要放松一下。如果你的话是真的，那么这些野生动物会明智地跑掉的。留给他们的地方也不少。”

约瑟把麦金太尔的手甩掉，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它们什么也没有了。当我们洗劫了一个世界，那再也不一样了。它可悲、可耻地死掉了，在我们身边腐烂掉了。这样的事再别发生了。我会想法阻你的，该死的家伙。”约瑟踹开门走了。

粉碎机的轰鸣声淹没了麦金太尔的咒骂声。

那天晚上第一次发生了那种事。

勘测员睡着时，建筑的一部分以及三台粉碎机都被捣毁了。麦金太尔带着两个手下来到实验时，约瑟一点儿不感到意外。卡尔·本顿检查了一下毁坏的情况，想替他辩护。

“我说，麦克，你知道他不会这么干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东西都碎了，可是没有任何烧过的迹象，也没有爆炸的痕迹。你认为他能赤手空拳把这个钛金属的盖子毁掉？”

麦金太尔没理睬。约瑟看了一下麦金太尔的眼睛便马上明白：证据不足。他曾威胁要停止那个项目，可现在却有点内疚感。麦金太尔使劲儿地拽着胡子，都要拽掉了。他的话震荡四壁。“我本该明白，不该去相信一个叫‘高瞻远瞩的约瑟·S. 霍克’的人。你到底能看多远，小子？难道会远到夜间捣毁我的设备而不被人发现的地步吗？远到能对我的设备施巫术吗？啊，至少得到那么远。”

麦金太尔把一个储存室变成了一个临时监狱。卡尔答应照顾萨满后，约瑟便不加任何分辩地进了监牢。独处反倒给了他足够的思考时间。他知道麦金太尔不是个坏人，只是灰心丧气，一时糊涂而已。他简直不愿意这样想。他正试图保卫一种文化，可是却岌岌可危。萨满的村落不久将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现在他呆在这里，就像笼中之物，感受不到土地的芳香了。有人在扼杀一种生存方式，可自己却无能为力。

约瑟对自己的彻罗基人的传统了解不多，只是从近年来搜集的磁盘中略知一二。他对巴斯克节这个庆祝第一个丰收的节日有所了解，但是巴斯克这个词已经没有了情调。他还

读过有关塞阔亚以及其他人的资料，这些人很想改变一下自己来适应白人的习俗，也希望能拯救一点他们的文化。可是，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的却是令人悲泣的流血和磨难。背弃的诺言、潦倒的人们使他的内心极其的沉重。他如坠入迷雾一般，搞不清彻罗基人到底是个什么秉性。但是他知道，彻罗基人与这块土地和睦相处，他们尊重自然，崇敬自然。这种信念依然存在他的心中。这足够了。他的祖先跨越时空在召唤他，可是他却听不到。他与过去已经隔绝了。他又不适合于未来，他孤独、寂寞。他不想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在萨满的身上。

第二天早晨麦金太尔就把约瑟放了出来，因为又发生了同样的怪事，这下卡尔找到了理由。夜里又有两台粉碎机和两个盖子被捣毁。麦金太尔把约瑟锁在了铁箱子里，这才有了他不在现场的托辞。让麦克这样的道歉是不易的，可他还是做了最大的努力。

“霍克，我承认我犯了错误，你不是搞破坏的人，虽然你、我都知道，一旦有机会，你会这样做的。既然不是你破坏的，我敢打赌我知道是谁干的。如果你能对那些又圆又胖的动物们产生影响的话，那么你最好跟我一起赶去。”

卡尔和麦金太尔把约瑟领出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能看到天空是多么的释然呀！当三人从穿过迷宫似的机械向另一端走去时，心中的紧张已经减轻了许多。粉碎机的轰轰声还在加大，可是声音相对来说强多了，因为数量已经减半了。当三个人看见树林时，麦金太尔开始咒骂起来。约瑟却愉快地吹着口哨。身边的树和建筑上站满了密哑哑的鹰。他